

◇ 齐文齐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画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二 膳

含义是傻、硬、逞强、有劲，还有点欠心眼儿。多形容人的秉性。“你看他那二膳劲”“看他多二膳”，这是在村中最常听到的评价。

村里有二膳秉性的人很多，罗大成，张天成，孙好枪，赵傻根，在北中原人物谱里，他们都算二膳。赵傻根他妈却说“傻根不傻，只能算膳，饭量大。”

弟兄五个，傻根在家吃不饱，他好几次在外面和人家打赌比吃。每次都赢。小有名声后不断有人设场。

这次打赌要比赛吃馍。队长代表生产队供应白馒头，让赵傻根和王五豆俩人比赛。比赛数量是一人吃“一度”长的馒头，在村里，“度”是双臂张开的长度，我姥爷量麻绳时用度。留香寨一直使用这样长度模糊的计量单位。

“一度”长的馒头大概有三十来个，队长度好后，放在两张大簸箩里。

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就算赢了。在贫瘠时代，赛吃属于乡村范围内的新闻，围了一麦场的人。我个子小，挤不到跟前，只有站在草垛上观望的份儿。

一人一个，开始像填鸭子。会计在一边捏码计数。指缝里不时传出起哄声，有人后悔自己没有参加。那是热腾腾的白馒头气息弥漫啊。五豆饭量小，听众人的评论，五豆似乎逐渐被淘汰。

我想站高再看清楚一些，草垛忽哧一声塌下来。我埋在里面。

等爬出来时，看到傻根坐在地上，撑得坐不起来。我拉他一下，他懒得说话，只将手在脖子上比比，意思馒头已经高到喉处了。我看到他肚子绷着青筋。我就说傻根可不能喝水，喝水肚子会崩的。

晚上傻根被送到人民公社医院。

饮碧螺记

满当当一竹篓新采鲜叶由后山返来。另一家院落里则已经大炒锅架上，一双手叉开了翻炒新茶，鲜馥味飘了大半个巷子。这便是洞庭山碧螺春了。

陆巷正宜饮碧螺。就找一家院落坐着，问主人买半斤新茶，一边看他炒茶，一边坐喝。他那手张开似箴篱，探入锅底，再翻出来，鲜茶叶又从指缝间撒至锅底，便再探再翻再撒。他说，这叫“杀青”。青杀完了，便是揉捻，炒一回再贴了锅底揉一回，还得双手搓揉，揉得久了才能揉出碧螺的模样。

新炒制的碧螺春果真如一颗颗蜷着的小田螺，还银毫披纷，绒绒嫩嫩的。未经水的碧螺春并非一袭春色，而是银白里隐了一些些翠，浑似欲将美好的内质都敛了。一旦遇见水，它们便一叶叶舒开来，舒展成翠色可人的小兰花，还一并“开”出了香气。大约东山满山花果，碧螺春茶香里也氤了花香果味，实在是古人说的“吓煞人香”。

碧螺春的形制茶香与龙井、黄山毛



后来我看到“膳”是个古词，古书上说的一种蛇，含义却有灵动之意，荀子在《劝学》里说“膳蛇无足而飞”。

1972年的赵傻根坐在地上，他属蛇。没有起飞。他妈在邻居家哭。哭声像河流流遍全身。

峰种种均不相类。大约都与它们的生长地相关罢，龙井在西湖周遭的山间见惯了书生小姐的爱情，有老老实实的书生气，模样俊俏，香也端丽。黄山高旷秀颀，黄山毛峰则略高古，香韵绵长悠缓。碧螺春在这一半湖光一半山色里，有花香果树间杂，又有曲巷幽人宅，便生性内敛。你以为它就是那实诚的村姑了，待得泡上一杯，全然换了模样，婷婷袅袅间，连腰肢连裙裾都婉婉然。再举杯至唇边，一股甘香直灌入鼻翼，丰腴而又清爽，香气极微妙独特，不知名的花香未曾识的果味与茶气杂着，让你依稀莫辨。赶紧深吸一口，那股鲜味更将要使得唇齿舌头暗自惊呼了，顿时由心的缝隙里飘飘悠悠渗出一种自足。仿佛是憋闷了好些日子后突然来了一阵新雨，万丈红尘千种俗事都在里面涤净了拭干了擦亮了。再吞落肚，一挂肚肠也换了似的，都鲜活起来。

这时节，足可以曼声一叹，再击节哼着熟知的昆曲，混过一日了。

菊花禅

根下生长，以野蒿的身份，清寂地生长，此刻，这千万朵黄色的小花是它们新睁开的眼睛，它们，曾经一叶一叶地探着走过春夏，如今，终于可以看见一个空旷清明的秋空。

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像照见了光似的，仿佛一袭发了霉的黑幕布拉开，前方的舞台上，灯光人影，依稀可辨。我知道，自己向佛问了一季的困惑，终于在一朵朵黄色的小菊花上得到释然。蹲下身，摘一朵小菊花，凑过去嗅，清香，清幽的香，香里有恬静而内敛的心思。总觉得，这一丛离庵不远的菊花，也得到磬音浸染，于是里里外外，一花一叶间，都有了禅意。

那么多求佛问路的人，路过小巷，路过菊花，匆匆来去，没想过为一丛绿叶停一停，没想过过去问它们是否是一丛菊。菊花无言——生命中难免有一些暂时的错误吧，所以，它不急，它该长叶时长叶，该开花时开花，哪怕凌霜而开。而人生的许多疑惑，原来是不必急于求解，急于追问一个明朗的确定的，时间流逝里，是泥，总会一层层沉淀下去，是水，终会清得能映出一轮皓洁的月来。只待一个适当的时机

到来，彼时，哪怕是一缕风，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可以让一个遭受煎熬的心灵恍然顿悟。如茧，无处不可以成蝶。

周敦颐说：菊，花之隐逸者也。我想，诸花之中，菊大概是最有一分禅心了。因淡定而归隐，因归隐而愈发淡定与宁静，一步步，修出禅心。一个人的情感，也该是这样，隐在时光之后，一点点褪彩褪垢，慢慢将内心走得冲淡宁和。

冬枯春发，春天的时候，再去庵里，路过小巷，拔了几棵小菊苗放进包里，回家栽进精致的花盆里，早晚浇水，叶子还是萎谢。到底没栽活，它有自己的土壤，习惯的并不稠厚的阳光，它有自己的场，它懂得坚守与摒弃。它坚守淡处见真的土壤、空气、阳光与水，它摒弃种花人的浓情厚意的小庭院侍弄。

多少年后，坐在简朴的书桌边，泡一杯菊花茶。闲闲地翻书，等与不等之间，小半个时辰过去，揭开盖子，看见三五朵指甲一般大小的小白菊悬在清水里，淡淡地漾，宛如清秋午后西墙头上经过的几片浮云，轻盈，闲淡，通透。菊香隐约中，想起当年的庵，似乎又听见梵音自远方传来，传来……人淡如菊。